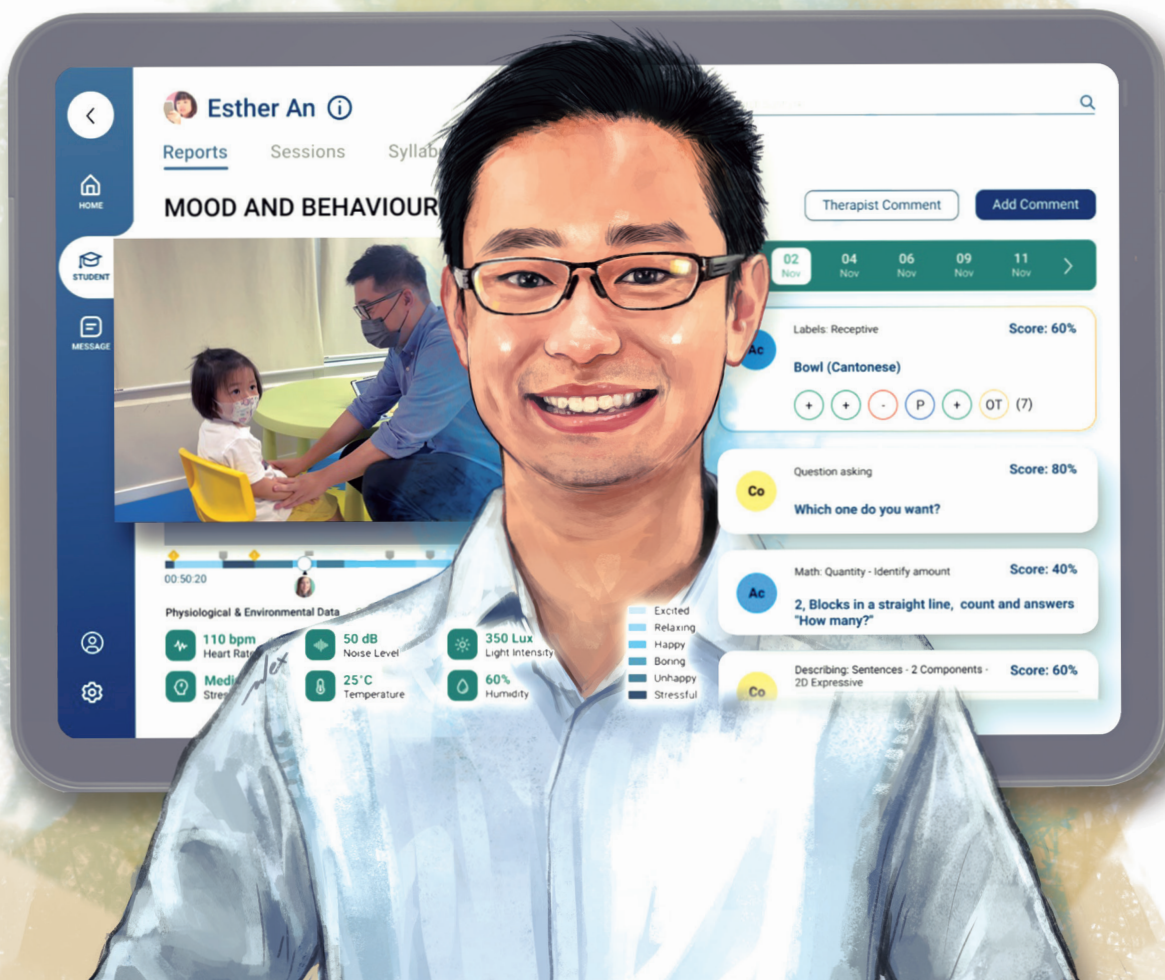




「貝智動能」： 訓練家長和學生， 為 SEN 學童提供治療， 想創造有心有力的支援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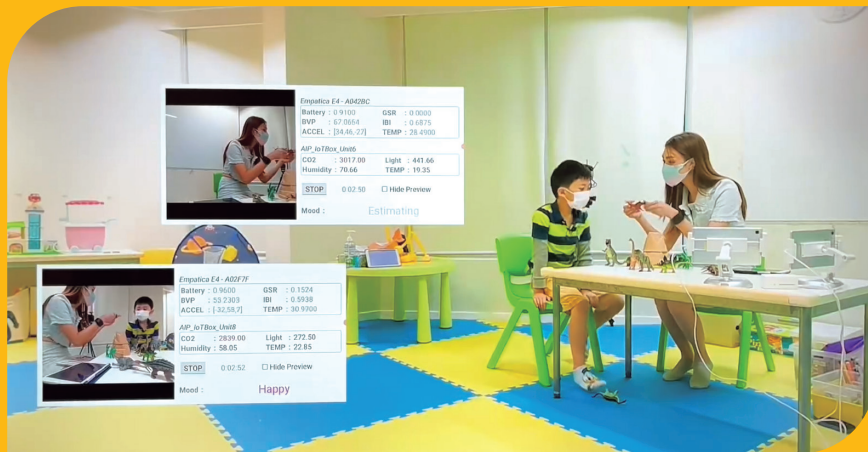
黃俊文 Victor



「學生由第一課完全不懂說話，只會咬東西，甚至把導師的衣服都咬破，十堂課後學會了說『我要』來表達情緒。」

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學童的議題，雖說近年多了受關注，不單是香港，全球面對這個群體的資源仍是遠遠不足。早在 2014 年，貝智教育中心就開始為 2 至 11 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孩及學童，提供一對一的行為治療師治療服務，再把結果紀錄下來成為數據。以每課兩小時的行為治療為例，過程裡會產生過百個數據點，單單在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間，就收集了數百萬個數據點。團隊在整合資料庫後，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合作，一同設計人工智能的程式「貝智人工智能」，把這數年來的努力整合為系統。

「貝智人工智能」首席執行官 Victor 回想，新冠疫情成了項目的轉捩點。教育中心在疫情間停運，為了延續學生在家的個人化學習，團隊把系統加入家居訓練，協助家長在一萬種不同訓練中揀選合適項目，可在短片輔助的情況下，為孩子提供在家訓練。「後來也有學校主動聯絡，希望系統可用作訓練老師，而主力為中度智障及自閉症學童提供教育的明愛樂群學校，就成為我們第一所合作的單位。老師用系統為學生做訓練和紀錄後，交由我們分析系統所帶來的數據，發現有 87% 使用系統的學童都有顯著進步。」



香港 SEN 學童如果選擇輪候政府服務，往往要先等上半年以上作評估，然後才能獲安排接受每月一至兩次的治療。這種疏落的治療頻率，背後是因為專業治療師不足，以及高昂的訓練收費：「要成為專業治療師要花四至五年時間學習，再完成實習，才能成為言語治療師。行為治療師甚至要先修畢碩士課程，然後跟隨師父學習 1500 小時，再通過五個考試才能達標。」行為治療的治療方式，早在六、七十年代就被證實對 SEN 人士有效，但 Victor 指出在香港難以普及的原因是收費實在太貴，在私人機構接受治療，一個月叫價 2 至 10 萬不等，實在並非人人都能承擔。

故此，「貝智動能」的項目就這樣誕生。團隊會為家長和有興趣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服務的志願者提供培訓，成為合資格的註冊特殊教育導師，完成訓練後可為 SEN 兒童提供價格相宜的行為治療。在 Good Seed 的資助期間，團隊亦為大學生提供培訓，當中部分學生亦正修讀幼兒教育，經過 42 小

時包括線上學習、角色扮演、實習和電腦系統訓練後，通過考試便能成為註冊特教導師，再與不同非牟利機構進行配對。「能完成我們培訓的人士，我們稱為『特教導師』，類似補習老師的角色，賦權予學生和家長，增加幫助 SEN 小朋友的人手，創造一個有心、有能力幫忙的新群組，是我們最想達至的成果。」同時，他亦感恩 Good Seed 提供了一個平台給「貝智動能」團隊認識了很多有著同一理念的 SEN 服務機構，可以互相學習。Good Seed 在計劃的每個階段也提供很多意見，讓他們進步。

為 SEN 群體提供服務的路仍然漫長，Victor 相信要珍惜每一小步，才能帶來下一步。曾經有一個個案，學生由第一課完全不懂說話，只會咬東西，甚至把導師的衣服都咬破，十堂課後學會了說「我要」來表達情緒。每個有明顯改善的個案都讓團隊非常深刻，他希望社會對 SEN 小童的關注度能繼續提升，好讓他們漸漸融入社會。